

古 典 目 錄 中

顧 敏

的

燦 爛 面

本文站在現代圖書館發展動向的觀點，探看蘊藏於我國古典目錄中的若干珠寶。這些古典目錄中的智慧結晶，與現代觀念是息息相通的。古人的宏偉構思如學術分類與形式分類並行採用，分科編目、摘要工作，以及標記使用等等，均足以激勵後學者的奮發之情。

一、分科編目的誕生

我國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目錄，是漢代劉向、劉歆父子所主編的七略。這七略是在分工分部的制度下誕生的。根據漢書藝文志序文中對七略的記載：「……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侍臣李柱國校方技。」從上述這段文字中可得知「七略」是由各種不同背景與專長的人，按其熟習的科目分科進行編目的。其編目人員做如此的安排：

- 一、由職掌議論及顧問應對詔命的劉向（光祿大夫）來編校經傳、諸子、詩賦等方面的典籍。
- 二、由熟悉軍事的任宏（步兵校尉）來編校各種兵書。
- 三、由具有點候之長的尹咸（太史令）來編校各種兵書。
- 四、由醫學知識豐富的李柱國（侍臣）來編校方技資料。

當然，漢成帝諭令中分配七略編目的原始想法如何？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是在二千年前的中國人，已曉得藉着各類專家之力，來替各種圖書資料進行系統化的目錄，確是一項事實。

二、摘要工作的創立

今日仍然流傳的古籍如戰國策、山海經、管子、晏子等書卷之前，均載有劉向上奏洽時皇帝閱覽

的文字。這些段落落落的文字是劉向編輯各書時，就其大意所寫的摘要。也就是班固所說：「每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意旨，錄而奏之。」這種附有進一步說明文字的目的，在以後的目錄史中被稱做「有解題目錄」。但是按今日通行的圖書館學術語便取名為「摘要」。摘要有單獨形式與集合形式的兩種。當時，劉向會將附於各書中，屬於單獨形式的「錄」，集合在一起，取名叫「別錄」。別錄就相當於今日之「學術論文摘要集」。

摘要形式的管理工作是將知識做一種質量上的處理，使得人們在接觸廣泛的原始資料之前，能够先看到一些「樣品」，做為進一步選擇的依據。二千年前的目錄工作，就能構想出這麼一個節省時間，而又便利選取的處理方法，實在可以說是一件美妙的構思，也稱得上是一項偉大的發明。

三、組成完整分類法

圖書分類法的內涵包括兩種背景的形成原因，一為按學術脈絡的自然分類，一為按人為因素的形式分類。圖書分類法雖以學術分類為主，可是與學術上的理論體系外，更分外地注重其使用上的適應性。

在分類法中並重學術性與適應性是必要的，南北朝的梁阮孝緒在其所編的七錄自序中會說：「劉氏之世，史書甚寡，附見『春秋』誠得其例。『七略』詩賦」，不從六藝『詩部』，蓋由其書既多，所以別為一略。『兵書』既少，不足別錄，今附於『子』末。這三段文字裏清楚的道出，劉向時因史書少而將歷史之書，歸入『春秋』類，同時又因為詩賦類的資料比較上算起來，屬於特別的多，因而從原該隸屬的「詩部」，獨立而出另立了一大類，此無他，為求分類使用上的便利而已。又阮孝緒時，兵書漸少，而與「子」類合併。亦屬同樣之原因。

（下轉第四十六頁）

參、教學展覽與陳列

陳和琴

立體教材除了應用於教室之外，最為廣泛利用的是教學展覽與陳列。我們很容易以為展覽與陳列只是零售物品、博物館、商展、博覽會有關。但是在學校裏，它們却也有許多用途。像懇親會、同好會，各種年展。職業學校與技藝高中定期利用展覽會展示作品及成果。大部分新建中小學校的禮堂內都設有展覽室，以便教學展覽。立體教材在這些大展覽中，總佔有顯著而重要的地位。

展覽會中利用立體教材之

原則

教學展覽會中，立體教材的效果如何，完全要看是否能認識下列各項重要原則：

(一)保持適當均衡與效果 展覽中最先要考慮的是：立體教材在達到特殊目的上，所具有的重要性如何。假若模型在此展覽中擔任主角，則應該用放在顯眼的位置展示出來。但這不是說把其他次要

(上接第二十五頁)

凡此種種都顯示出，古時所採行的分類標準，不是純學術的理論標準，處處都配合着應用的因素在內。這種情況正與今日之分類原理相同，分類法可因適用上的需要而加以組合及調整。

另外，同樣地以應用做出發點，對於內容相近的資料，採分別類屬的方法，例如諸子略中有「陰陽家」，兵書略中亦有「陰陽家」，這種情況絕非是因疏漏而產生的重複，乃是應「需要」的原故所作的安排。在今日分類中，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兩大類中，有許多項目之「重疊」，也是基於這種「適用」的原因。

四、分析編目與互見款目

古典目錄中的另一項偉績是運用「裁篇別出」的方法，對於較趨向於獨立單元之資料給予必要的分析編目。章學誠「校讎通義」別裁篇記載：「管子，

的資料加以隱蔽。假若有些標本與實物在展覽中有所用處，那麼擺設的教育計劃也應該具有適當的均衡與效果。正如所有的教育計劃，教材之選擇與利用，以展覽的特定目標為最先的考慮。

(二)設計與色彩 學校展覽採用立體教材時，應該注意到有關「設計」與「色彩」兩方面的正確原則。這些原則和平面圖片所具備的各項要點一樣——亦即有效利用「色彩」與「對比」以優美「組織結構上」——它們亦可應用於展覽的全盤計劃上。

(三)照明與動作 「照明」與「動作」是採用立體教材教學展覽中，另一發揮效果的重要因素。「色彩」與「照明」兩者與光線的效果都有密切關係，是能否一開始就具有吸引力的關鍵。西洋鏡中的圖畫或模型中某些部分，如果加上動作的話，往往由於能集中觀眾注意力，抓住其興趣所在，而使展覽成效大增。

(四)讓觀眾實際參與

展覽或陳列會中，如果道家之言也。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。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，禮經所部也，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。一當時用裁篇別出的一個主要原因，據章氏說是：「所著之篇，於全書之內，自為一類者，得裁其篇章，別出門類」。因此，我國在漢朝時，就能够對目錄的內容做相當妥善的分析編排，以發揮每件資料應有的功能。

另外，互見款目也是我國古典目錄的重要特色之一。所謂互見款目，是指某些資料可以在兩個類目中同時存在。然後加以必要的說明，而使得尋求這兩類的人，都能獲得一份「完整的」資料。章學誠氏在「校讎通義」互著篇曾說：「至理有互通，書有兩用者，未嘗不兼收並載，……其於甲乙部次之下，但加互注，以便稽檢而已」。「一書本有兩用，而僅登一錄，於本書之體，既有所不全；一家本有是書，而缺而不載，於一家之學，亦有所不備矣」。上述之言，正是目錄之所以需要「互見款目」的道理。古人之見，實够深度。

我國古典目錄中的燦爛而實難以勝數，本文僅就個人所察，略提一二而已。

讓觀眾不要止於旁觀，而能有機會實際參與其中的話，一定會增加效果。例如按一下電鈕，就變成活動的展覽品。戴上耳機，可以聽展覽品的錄音說明。多按幾次電鈕，反覆作一些練習，看答案對不對以獲得學習——這些都是讓觀眾實際參與的簡單方式。不需要像世界博覽會或博物館中大型展覽那麼精密複雜的機械，只要學習的原則基礎相同，一樣可以得到效果。不分老少，實際參與是最好的學習方式。把這種原則應用於實際的是克利夫蘭兩處郊區的人民。讓他們在學校的運動場上製作了一個橫道——安全嶺。他們建造一座小型的建築物鋪設道路，交通指標與紅綠燈，車輛，還有警察維持幼稚園兒童的交通安全，有些兒童當駕駛員，開車在道路上行駛，有的當行人，由老師帶領着。過一些時候，擔任駕駛員與行人的互換角色。於此學習過程中，交通安全這門課程大家都學得很透徹，因之車禍（包括因孩童而引起的車禍）數字急速減少。

